

社會科學讀本
陳伯達著

論農民問題

東北書店印行

木讀學科會社
題問民農論

著達伯陳

行印店書北東

目 次

第一章 問題的提法

農民問題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問題 一

只有工農聯盟農民才能得到最後解放 二

第二國際的政黨忽視農民問題 二

第二章 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農民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作用 四

在西歐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四

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農民 四

第三章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

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農民 八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俄國布爾塞維克在農民問題上的基本口號 一九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農民

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俄國布爾塞維克對於中農的政策 一一

農村經濟的集體化

一一二

斯大林憲法與集體農民

一一三

第五章 中國的農民土地問題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土地問題

一六

中國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特權

一七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農村

一八

太平天國與農民土地問題

一九

辛亥革命與農民土地問題

一九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農民土地問題

一九

中國蘇維埃運動與農民土地問題

一九

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與農民

一〇

附

錄

土地改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何幹之）

一三

第一章 問題的提法

農民問題
是工人階級的同盟
軍問題

關於農民問題，本來是工人階級鬪爭所關心的重大問題。工人階級要順利地、勝利地進行自己的鬪爭，需要自己的同盟軍，而農民則恰是可以做工人階級最好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如沒有與農民聯合，是很不容易成就自己的解放事業的，一八五六年，馬克思對於德國會有過這樣的熱望：『在德國，一切事情都要看能否再來一次農民戰爭以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爲轉移。』馬克思對於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重視，在事實上完全證明是對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敗的重大原因之一，便是沒有農民鬪爭的配合，沒有及時得到農民的幫助。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時候，需要爭取農民爲自己的同盟軍，爲的是使這個革命貫澈到底，使農民可以完全從封建的（或加上民族的）奴役之下解放出來，並把農民由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像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變爲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形成工農的聯盟（如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時候）。馬克思在德國資產階級性革命還未完成的時候，就是會這樣集中無產階級策略方面的極大注意力，去發展農民的民主毅力的。

在無產階級革命時候，無產階級與農民同盟的問題，帶着極端重大的意義。這時，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問題，關於爭取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就使人遇到關於無產階級在當前的無產階級

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而在這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繼續具體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工農同盟的原則，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更把這問題加以具體規定和處理的，就是列寧和斯大林。

只有工農聯盟農民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

無產階級爲着自己的解放，需要與農民同盟，同時農民如果沒有與無產階級同盟，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勝利，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歷史上許多農民戰爭，他們起來反抗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是因爲沒有城市工人階級的幫助和領導，都最後陷於失敗了。西歐一些國家內的農民，曾在資產階級性革命時，與資產階級一起去反對封建制度，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解脫了封建的剝削，可是却又轉陷入於資本主義的剝削。這樣，農民也還是沒有得到真正的最後的解放。農民要得到真正最後的解放，不至於一方面解脫了封建剝削的痛苦，另一方面又陷於資本主義剝削的痛苦，只有和工人階級同盟，才是可能的。

無產階級爲自己的解放而奮鬥，同時也是爲解脫全人類而奮鬥，在這樣的目標上就擺着工農同盟的問題，我們需要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無產階級應該去盡量發揮和利用農民所藏著的革命毅力和革命可能性，以便利於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助長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同時這也就是爲着達到全人類的解放，爲着使得農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達到自己真正最後的解放。

第二國際政黨之所以對農民問題取冷漠態度，甚至簡直取否定態度，這首先是因爲，這些政黨不相信無產階級專政，懼怕革命，並不想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而誰要是懼怕革命，誰要是不願意領導無產階級去奪取政權，誰就不會注意關

題

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問題了，在他看來，關於同盟者的問題是不關痛癢的，不迫切的。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對於農民問題的譏諷態度，在他們那裏認為是文禮家風的表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表現。事實上，這裏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氣味都沒有，因為在無產階級革命前夜，對農民這樣重大的問題取冷漠的態度，這在實際上，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這無疑地是表示背叛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時，我們正不難明白地了解了：那忠心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堅決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而奮鬥的世界革命導師列寧和斯大林，為什麼在每個時機都那樣無情的斥責第二國際對於農民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打擊孟塞維克和託洛茨基派反對工農同盟的反革命理論。

第二章 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農民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作用

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鬪爭，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就成為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當社會經濟的發展已達到帶着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趨向的時候，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鬪爭和城市中反對封建的運動密切地聯結起來，而爆發為革命，農民在這革命中所要求的，就是要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獲得在經濟上自由發展的機會，為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掃清道路，正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候所說的：『……在現時歷史階段上，農民是自由的資本主義的農業進化的代表。』

在西歐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的農民

在歷史上，各國農民在資產階級性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機遇並不是一樣的。在法國資產階級性革命中，當時法國無產階級還幼稚，沒有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革命的領導權屬於資產階級，農民和資產階級在一起反對封建制度，而得到了勝利；農民脫離農奴制度而得到的解放，不是從當時人數尚少而且又沒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手裏得來的，而是從資產階級手裏得來的。因此，當時在那裏，農民是成為資產階級的後備軍；因此，在那裏，革命的結果使得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大大加強了。

在俄國資

史的條件下，是比以前西方各國更發展的階級鬪爭條件下：

『一，革命前夜，俄國工業的空前的集中。比方，大家知道，俄國全體工人底百分之五十四是在五百工人以上的企業裏做工的，而美國這樣的工業發展的國家裏，在這樣的大工廠裏做工的工人不過佔全體工人百分之三十三。顯然用不着證明，光是這一個情況，在具備有像布爾塞維克黨那樣的革命政黨的情形之下，就使俄國無產階級變成了全國政治生活裏最偉大的力量。

『二，企業裏的惡劣無比的剝削形式，加上沙皇衛戍兵底離堪的警察壓制——這種情況更使工人的每一個嚴重的罷工，都變成了偉大的政治行動，並把工人階級鍛鍊成爲革命到底的力量。

『三，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萎靡不振，到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竟變成了沙皇政府的僥倖和公開的反革命派。這不僅是因爲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性，把俄國資產階級拋到了沙皇的懷抱，而且因爲俄國資產階級直接依賴於政府的定貨。

『四，當時在鄉村中存在着最惡劣的和最難堪的農奴制度殘餘，更加上地主的專權——這種情況就把農民捲入了革命的漩渦。

『五，沙皇制度壓制了一切有生機的東西，它的專橫更加深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種情況就把工人和農民的鬪爭合爲整個革命的巨流。

『六，帝國主義戰爭，把俄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切矛盾匯合成了深刻的革命危機，並給革命以莫大的進攻力量。』（斯大林）

俄國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不是革命的動力，而是成爲反革命的力量，農民要從

中世紀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必須追隨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起；同時，這俄國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正是像列寧所說的，是『農民的土地革命』，列寧指出了農民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形式之一，並認定它的最後勝利爲『工農革命民主的專政』。列寧對於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完全直截了當地認爲『只有工農聯盟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列寧寫道：在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於現在的農民運動，應抱怎樣態度呢？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努力地幫助農民，最澈底幫助農民把官僚政權和地主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道，只推翻官僚和地主政權還是不够。推翻這個政權以後，同時又應準備去消滅資本的政權，資產階級的政權……。』（「列寧選集」五卷中文版一五七頁——一五八頁）

在這革命中，以列寧、斯大林爲首的布爾塞維克的戰略上口號便是：與全體農民一致反對君主與地主，孤立資產階級，實行民主革命。

反對列寧、斯大林主張的託洛茨基，站在孟寧維克一樣的立場，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託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主張無產階級應該拋棄農民，跳過農民革命，而提出『不要沙皇，政府是工人的』的口號，以反對列寧、斯大林關於『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託洛茨基主張的實質，是在於孤立無產階級，切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有利於沙皇和地主，並幫助了資產階級，而要使革命流產。

事實證明了列寧、斯大林主張的正確。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沒有把自由資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而是把無產階級推舉到了首位，無產階級成了農民革命的首領，因此，農民成了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資產階級却失掉了農民，失掉了基本的後備軍，因此，革命的結果，和西歐資產階級性革命恰

相反，資產階級沒有增強自己的政治力量，反而是削弱了。而無產階級却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如大家所知道的，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的工農聯盟，以及無產階級在這革命中的樹立領導權，結果就成了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

第三章 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農民

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實行工農聯盟，這就是在於把農民中被剝削的大多數變成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無產階級獲得這個偉大的後備軍，就易於使資產階級性的農民在二月社會主義革命中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俄國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轉變為十月社會主義蘇維埃革命的過程，所以易於完成，就是因為在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中有

了工農聯盟，大多數農民是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而在二月革命後，農民更深切地認清了追隨無產階級是解放自己唯一的道路。

二月革命後，當時俄國農民渴望停止戰爭和得到土地，但克倫斯基政府——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的聯合政府却主張繼續戰爭，拒絕沒收地主土地。十月革命的偉大領導者之一——斯大林關於這時期的農民，這樣描寫道：

『這樣，克倫斯基統治時期，就是對於勞動農民群衆的一個最大的實驗的教訓，因為它明白指明了：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底政權之下，國家是不能擺脫戰爭的，農民也是得不到土地，得不到自由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黨人與立憲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不過是甜蜜的演說和虛偽的許諾，實際上他們所施行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的政策，而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是唯一能够領導國家走上大道的政權。戰爭的繼續延長，不過是更加證實了這個教訓的正確，催促了革

命，推動了千百萬農民群衆和兵士直接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周圍。……

在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中，實現了布爾塞維克的戰略上的口號：工人和貧農

在十月社會

主義革命中

俄國布爾塞

維克在農民基

問題上的基

本口號

的專政。在準備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農民問題上的基本口號，就是：『與貧農一塊，反對城市裏和鄉村內的資本主義，中立中農，為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當資產階級還未被推翻，以及資產階級已被推翻，而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的時候，中農是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因此，就只好使它中立起來。當中農已經相信：資產階級已『真正』被推翻，蘇維埃政權正在鞏固起來，富農正在被克服下去，紅軍已開始在國內的戰線上節節勝利的時候，它便開始轉向無產階級方面來了。

反對列寧、斯大林主張的託洛茨基，在這時候反對中立中農的政策，主張反對中農的政策。託洛茨基的主張，是企圖把中農推到反革命方面去，以危害革命。然而十月革命畢竟按照列寧、斯大林的政策而取得勝利了。

十月革命的『附帶』產物，便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性革命。俄國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是由十月革命才澈底完成的，正是因此，所以十月革命才得到全體農民的同情。二月革命沒有澈底完成俄國資產階級性革命的任務，而把這任務移交於十月革命，造成了十月革命勝利更好的條件，這正如斯大林所說的，這對於社會主義蘇維埃革命只有好處。但這絕對不是說：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十月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

爲國內戰爭，沒收資本家的產業。這裏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之直接的社會主義任務與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之相互的錯綜。』

『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大成績之一，就是它澈底的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掃清了中世紀的一切污物，這對於鄉村有非常重要的、能左右一切的意義。不做到這一點，就不能使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時候就已經說過（在第一章上，我們已引過了馬克思的話——編者）。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革命也就不能鞏固起來……』（斯大林：『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口號』）

第四章 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農民

當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鞏固的時候，中農轉向於無產階級方面來，在蘇維埃政權鞏固後我國布爾塞維克黨，是採取與中農妥協的政策——聯合農，聯合中農，一分鐘也不停止與富農鬥爭，為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這樣的政策，即改變申立中農的政策為同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無產階級依靠貧農，聯合中農，聯合工農聯盟，則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是不可能的。

無產階級革命把農民從地主、資本家、高利貸者、富農、商人和投機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這就造成了農民可能與無產階級進行經濟合作的極順利的條件，造成了農民可能追隨無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極順利的條件，同時也就是造成了無產階級幫助農民改造自己經濟、消滅一切剝削、實現幸福的集體生活的先決條件。

俄國無產階級在鞏固自己政權後，布爾塞維克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是要漸漸地，有計劃地把他們吸收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中去。黨的任務，是要把他們與富農分裂開來，仔細地關心到他們的需要，以思想上的說服方法的方法去消滅他們的落後，漸漸地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切不可採用壓制的手段，凡是關聯到他們切身利益的地方，都必須與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社會主義的改造之實行的方法時，必須向他們讓步。」（聯共第八次大會記錄）

託洛茨基對於這無產階級與中農堅固聯盟的政策，頑強地反對。託洛茨基否認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與廣大農民勞動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的理論，而認為無產階級的政權與廣大農民群衆有『敵對的衝突』，認為蘇聯內部沒有力量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從而得到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然而，託洛茨基這個反動反革命的『理論』，結果是被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所粉碎了，並被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光輝偉大的勝利所粉碎了。

另一方面，則有布哈林關於聯合富農的主張，關於反對對富農進行鬪爭的主張，這主張是在於放任資本主義的發展，企圖使蘇聯回復到資本主義去。布哈林這主張與託洛茨基主義，在質上都是否認社會主義的建設，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東西的兩種表現，是反革命主張的異曲同工。然而，布哈林這個反動反革命的主張，結果也同樣地是被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所粉碎了，並被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光輝偉大的勝利所粉碎了。

農村經濟的集體化

所謂對農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就是要由極小的個體的農業改造為大規模的公共的農業，由小農莊聯合成為大的集體農莊。經過什麼道路來實現這樣的社會主義改造呢？《列寧在他的關於合作制的論文中，很正確地指出，俄國農業的發展應該走上新的道路，就是說，經過合作社來吸引大多數農民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的原則，逐漸灌輸到農業內，開始在農產品的銷售方面，然後在農產品的生產方面。」（斯大林）就是說，首先經過供給和銷售的合作，然後進到生產的合作。這種生產的合作制之基本的形式，就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大規模具體發展起來的集體農莊。斯大林對於這種合作制的發

展過程，這樣描寫道：

『在還沒有大規模的集體農莊運動時，合作制的低等形式，如供給的和銷售的合作制，曾是一條「康莊大道」。而在合作制的高等形式和其集體農莊的形式登上了舞台時，那末，後面這種形式，就成了發展中的「康莊大道」。』

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怎樣去幫助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這樣康莊大道呢？就是需要給予物質的帮助和財政的帮助，本來恩格斯早已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爲了農民的利益，而不得不使用社會公款來擔負一些物質犧牲……這樣擔負犧牲，在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或者可以節省十倍金錢。因此在這個意思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十月革命後，列寧在其體論蘇聯農業發展的道路的時候，他這樣指出：『每個社會制度的發生，必須要有某個階級底財政幫助。……現在我們應該了解和實行的，就是：現時我們應該特別幫助的一種社會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蘇維埃政府，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用農村借貸和機器去幫助集體農莊。蘇維埃政府爲貧農和中農農業上的改造，建立了農學的和機器的大批應用場所，組織了機器站，給了貧農和中農以長期的借貸，減少了農民三倍的稅務，對於貧農完全免除了稅務。這一切，就形成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工農堅固的聯合。

蘇聯農業集體運動普遍的發展，這是在一九二九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這是偉大轉變的一年。中農參加到集體農莊來了，富農則進行兇殘的反抗。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運動猛烈地發展了起來，聯邦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口號，在農村中，由限制、排擠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轉變爲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依靠這樣的工農聯合，蘇聯農村經濟走